

覺世正宗省心經

壬集
慎勿穢褻



259
3150



8490

覺世正宗省心經卷九目錄

諸仙廣訓下

文帝勸刊布訓文諭

關帝勸刊施訓世書文

呂祖論爲師文

文帝勸士啟倫文

藍祖勸農歌

南柯老人勸百工文

火帝眞君訓商文

呂祖勸兄弟文

李仙師厚待寡婦訓

李太白戒娶孀婦歌

柳仙忍氣監日訓

孔土地勉士爲善歌

柳仙知足歌

呂祖論地動文

何姑論七出文

何姑戒婦女降香文

鄒司四司戒殺牛文

柳仙戒打牛文

呂祖戒打狗文

竈神孫大仙勸世文

丁祖仙聖歌

柳仙長樂歌

逍遙仙記

附曹公家訓

附馬公家訓

附孔文神訓鄉文

諸仙廣訓下

文昌帝君勸刊布訓文諭

咨爾有眾。何獨非民。降衷無異。恆性惟均。胡為非道。自喪厥真。罔知禮義。甘即恬淫。非無聖教。收此放心。亦多神訓。指爾迷津。乃觀經典。直如灰塵。聖言敢侮。神化不欽。是遵何道。不知所云。豈因古訓。概屬舊文。流傳既遠。刊布又頻。人情厭故。世道喜新。彼文雖美。其迹則陳。諸仙降筆。妙化可人。

天勅謹奉儒教獨尊。新書已就。古道猶存。欲付剞劂。誰效
殷勤。苟與義舉。是種福根。橫遏力阻。神怨鬼瞋。樂善
君子。欽此欽遵。

咸豐八年歲次戊午正月十三日降筆

關帝勸刊施訓世書文

諸仙之垂訓也。千萬其言。而一宗儒教。其辭淺。其旨
深。薄而不俗。淡而不厭。此真勸世之書。而有目共賞
者也。凡見此書者。不可視為泛文。不可視為具文。惟
珍重之。愛惜之。熟復深思。體諸身心。斯足貴耳。蓋此
書之作也。上則繼道統。下則維風化。大而綱常倫理
無不備。小而人情世故無不包。其扶持聖教。贊助王
化者。功非淺鮮也。海內之士。有好善者。當廣為刊布。

覺世正宗卷心經
樂爲印送。無論通都大邑。窮檐僻巷。皆使之家置一編。以發其善念焉。大都人情莫不厭故。亦莫不喜新。此書新出者也。以新書勸世。則人多樂從。比之舊書。功尤倍焉。懇望世人。讀此書以修身。講此書以化世。至於爲小學者。尤當誦此書以端其本。以固其根。如是。則人心正。風俗淳。大化翔洽。同歌太平。而莫不簡在帝心矣。勉之望之。

咸豐八年歲次戊午八月初一日降筆

呂祖仙師論爲師文

自有生人以來。有智有愚。有強有弱。智者過之。愚者不及。強者過之。弱者不及。甚矣中庸之難也。而欲抑其太過。扶其不及。以歸於中庸。此其中有挽回之力焉。有化道之機焉。有裁成之道焉。誰挽回之。非師莫屬。誰化導之。非師莫屬。誰裁成之。非師莫屬。師者千古之大倫。亦有千古之大任。而繼往開來。移風易俗。承道統。維綱常。惟師之力居多。師之責亦重矣哉。然

覺世正宗卷心經
而中庸之難也。非聖人不能。非至聖不能。以故天下
可均。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人無中庸之德。當存中
庸之心。必中庸而後可爲師。天下雖大。難求一師。不
必中庸而始可爲師。一村雖小。自有餘師。擇善而從。
固是我師。不善而改。亦是我師。且有生以後。以人爲
師。有生之初。以天爲師。天子人以身。卽予人以理。而
仁義禮智。聖凡同具。孝弟忠信。貴賤無分。所謂不學
而知。不學而能者。聖人有然也。常人亦有然也。高高

在上。其人生一大師也乎。大師不言。而賦人以善性。
予人以道。心聖賢盡是高弟。孩提亦皆良徒。人能保
其性。養其心。是謂率性之道。豈非以天爲師乎。人既
失其性。喪其心。惟賴修道之教。故必以人爲師矣。孔
孟爲萬世之師。而聖帝明王皆於是乎取法。夷惠爲
百世之師。而庸夫俗子皆於是乎觀風。師之分尊。師
之任重。而師之德更大。人而無德。不可爲師。卽使爲
師。有愧爲師。且古之爲師者。講道德。今之爲師者。講

覺世正氣錄
文章講道德而文章自在。講文章而道德不顧。其有缺於師道也實多。其有慚於師教也不少。且師之教弟也。有恩有義。恩義兩盡。方可爲師。不可過嚴。不可過寬。過嚴則傷恩。過寬則傷義。天下無恩義外之弟子。天下豈有恩義外之先生乎。可嘆今之爲師者。明知有恩。明知有義。而不恩不義。竟等於殘刻者流。竟等於姑息者流。以教嚴爲口實。而率性任意。加弟子以賊刑。待弟子如糞土。否則以善誘爲口實。而曠功

廢教。與弟子相詼諧。縱弟子之遨遊。是恩義並失。寬嚴俱過。皆不明爲師之道也。欲明爲師之道。其急誦此文也可。

咸豐五年歲次乙卯十一月初一日降筆

文昌帝君勸士啟論文。備棄之。暗矣。及其不。諸文。

古來聖經賢傳。其留傳至今者。豈爲後人作文之具哉。豈爲後人取名之階哉。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倫。百家之書。總歸於務本。亦欲人盡孝。盡弟而已。乃今之爲士者。以孝弟爲末務。而輒重夫文章。置孝弟於不論。而妄冀夫功名。當其讀書之時。非不知孝弟之道。卽在乎此也。而觸於目。不警於心。誦其言。不爲其事。一若古人之書。專爲作文而設者。一若古人之書。

專爲取名而設者。故爲師者以是教其弟。爲父者以是望其子。卽爲子弟者亦莫不以是而自勵。而問其孝則未有也。問其弟則未有也。噫。此豈古人之書。未嘗言孝耶。未嘗言弟耶。又豈言孝言弟而謂其不如文章。不如功名耶。何作文取名者多。而盡孝盡弟者少也。嗚呼。人旣不孝而孝子可法矣。人旣不弟而悌弟可師矣。奈何人心不古。持論更偏。其孝者弟者本可羨慕而稱揚也。而反鄙棄之。訕笑之。以其不能文。

章而目爲無用之材。以其未有功名。而謂爲無奇之人。其有文章有功名者。雖不孝不弟而亦愛之慕之。尊之敬之。惟恐攀援之不及。惟恐結納之無因。文章重則孝弟反覺其輕。功名急則孝弟反爲可緩。曠覽斯世紛紛者。大都如是矣。夫吾亦非謂文章不必有。而功名不必求也。然文以明道。專爲功名。則道之真已失。名以載德。徒事文章。則德之實以亡。今之讀書者。特恐文章不佳。功名不得耳。其念及孝弟者有幾。

人耶。所以國家以文取人。本欲卽文觀行也。而人竟有文而無行。朝廷以名策士。本欲循名責實也。而士竟有名而無實。嗚呼。人事之壞。至此而極。士風之衰。莫此爲甚。於此而猶曰吾人也。吾士也。而不知人道有虧。卽不可以爲人。士行有玷。更不可以爲士。而欲盡人道。散士行。則莫如盡孝也。則莫如盡弟也。能孝能弟。卽無文而無愧於文人。卽無名而無愧於名士。不然則文爲虛文。名爲虛名耳。奚足貴哉。

咸豐六年歲次丙辰八月初八日降筆

藍祖仙師勸農歌

號采和

勸農人存好心莫作惡失天真。人性善統四民。溯皇
降總無分。彼士子惜寸陰。思克己務修身。心術正德
行純稱君子。人共欽爲農者有善根。書未讀理當論
畝。孝友情殷殷。勿犯上壞人倫。古大舜品可尊。歷山
野嘗畊耘。年五十。孝雙親。盡齋慄。格頑嚚。雖農子。獨
超羣。名不替。到而今。何爾等多昏昏。侮尊長。別有云
謂我輩住山村。但食粟。不通文。雖作孽。無容瞋。如此

說實欺神明。故犯墮迷津。惡貫滿。禍星臨。遭禍者已
紛紛。怪今日事更新。力田畝。不殷勤。貪賭博。多逃奔。
拋父母。撇兒孫。若斯者。太無恩。刁惡輩。更不仁。他人
產。強佔侵。縱六畜。害鄉鄰。壞溝洫。燒山林。塞要路。平
古墳。心太險。禍來尋。不減紀也。受貧殺牛者。罪更深。
牛雖老。功無垠。食其肉。病必臻。賣屠戶。又當禁。防盜
賊。入家門。能飼養。陰德存。天賜福。裕後昆。勸農輩。聽
諄諄。文雖淺。皆良箴。撮其要。難歷陳。欲爲善。其謹遵。

咸豐八年歲次戊午八月二十三日降筆

南柯老人訓百工文

吾乃海外仙翁。降乩要訓百工。生前未曾識字。得道
淹貫六經。今爲工人之祖。苦心開化愚蒙。無論明工
巧匠。皆宜側耳敬聽。爾等本吾弟子。諸事要法。先生
想我當年處世。德行能感蒼穹。第一躬行孝友。不敢
陵逆父兄。雖未讀書持卷。大有儒者之風。家貧饑寒
不免。妻孥樂也融融。得錢惟供老幼。不曾妄化青銅。
賭局未嘗一到。更能勸戒友朋。吾師因何忌賭。小仙

感化之功。吾徒亦多賭鬼。莫不聽我勸懲。弟子傅鈞高永。而今也步蓬瀛。又想當年教藝。傳授一秉大公。未曾少留秘訣。使人不得曉通。不忍單留一著。使我獨著技能。訓徒還如教子。提撕不憚叮嚀。走遍江南境界。先生到處有名。今日仙班永列。仍然未改舊稱。更想當年作役。皆依正道而行。手中不敢弄巧。惟恐得罪神明。可恨吾鄉周四。爲人手妙心兇。作法無人知覺。一朝體被雷轟。魂魄受罪冥府。三世輪轉妖精。

今生雖得人體。不免乞匄西東。他若如我積德。胡爲受此奇刑。我若未能修善。雲路也難飛昇。爾等皆有善性。誰能定爾前程。一點良心不昧。天梯亦自可登。昔有工人傳說。本是天上箕星。版築傳巖之野。一旦夢入高宗。圖形天下。尋覓得之。身列朝廷。此人豈有他善。不過德高凡庸。吾輩皆當則效。善心要感九重。我觀百工雜藝。不少豪傑英雄。爾等存心爲善。人間自有典型。今夕此臺宣化。無非一片苦衷。不是訴我。

功德實欲喚醒悖悖。百工敬佩吾訓。敢保禍滅福增。
咸豐八年歲次戊午三月二十日工祖馬夢槐降筆

火帝真君訓商文

吾乃火帝真君。秉光燭照乾坤。人有深藏之惡。我能
灼見其心。昨宵欽承

玉旨

今夕要發金箴。垂訓永留千古。飛鸞普勸四民。放眼

徧觀塵世。昧心實屬商人。背地半能弄鬼。戴天竟敢
欺神。箇箇情疎貌合。言言價實貨真。爭說不欺童叟。
偏思巧取金銀。見利頓忘夫義。發財罔恤乎仁。專求
財神保佑。妄冀福星照臨。一旦橫災來到。百年生意

賢世正家行心經
消沉直使灰心短氣空勞積玉堆金此際悔之已晚
彼蒼置若罔聞纔信報應昭著休言命運艱屯吾與
祝融並列命惟

上帝是尊賜福莫非有故降災豈曰無因神火原來無種
心火實爲之根要知熏心之利卽是引火之薪龍斷
雖云得計象牙實足焚身作商不禁謀利行詐難免
招贖回祿固皆天罰招災總是自尋若是心田不昧
定教福地長存平素隱微積德急難水火有恩銀錢

且爲保護毫髮不敢佔侵吩咐火龍火虎越過爾戶
爾門莫怪禍災不到端爲德行堪欽奸詐不萌意念
公平永在曾襟雖是聯朋結友未曾哄富欺貧玉顧
縱然落泊交情依舊殷勤苟有燃眉之急不嫌援手
之頻積善隨時獲福生涯到處皆春但信生財有道
不愁聚寶無益勸爾雖爲商客存心當法儒林天神
地祇可對賢關聖域能臻昔者仲尼設教卓哉端木
超羣他曾耽心貨殖彼實造道情深家累千金獨富

廟享百世常尊。作善神仙有路。無私風月爲鄰。切莫
瞞心取利。總宜悔過自新。從此共回積習。尙其佩服
斯文。

咸豐八年歲次戊午七月十九日降筆

呂祖仙師勸兄弟文

謹勸爲兄弟情誼要和諧。同胞比手足。居室莫疑猜。
卽與鄉黨接。猶當笑語陪。卽與朋友見。猶當和樂偕。
而况昆季伴。詎可恩義乖。須至遠宗祖。俱是一根荄。
鴿原可頻詠。雁行當好排。至戚若無誼。合門必有災。
伯仲相猶矣。倫常安在哉。兄弟要和睦。古今有楷模。
當年有大舜。傲弟是凡儕。相傳名曰象。可嘆心似豺。
半生虧弟道。屢次悔兄臺。大舜有至性。小心念孔懷。

待弟惟恩重。愛兄以道來。有德化無德。以才養不才。
生前傷焚廩。死後悔捐階。聖凡性無異。敬愛理應該。
又如孤竹子。同在首陽隈。伯夷天所使。叔齊父所差。
重倫心最切。從命品又佳。薇蕨兩人讓。聲名千古擡。
西山誰憑弔。北海我溯洄。更有桃園會。獨將蘭譜開。
一心要結義。三姓如同胎。兄兮真磊落。弟也共徘徊。
別離多歲月。啼哭似嬰孩。昔時情何限。今日福無涯。
舊事難俱溯。諸公可類推。今世大倫壞。此風到處皆。

狠心薄手足。妄語聽裙釵。妻妾如珍寶。兄弟比塵埃。
嘲罵及遠祖。爭鬪到大街。甘心析田產。怒氣賽霆雷。
門戶永絕迹。親戚不交財。難借三升米。不通一束柴。
明明是手足。昏昏如霧霾。本當共大被。反視如做鞋。
兄弟相乖戾。父母必悲哀。至親竟如此。實是罪之魁。
咸豐五年十月二十九日降筆

李仙師厚待寡婦訓

諱進

寡婦守節甚苦事也。待寡婦者必令他占些便宜。乃爲厚道耳。昔有一長者。治家分物甚均。獨於無夫之婦。分外加厚。仍不削其亡人之用度。其妯娌輩多不平之。長者曰。吾厚待此婦。所以慰其苦也。且令彼常念其夫。而無他志也。爾等皆有夫者。何忍爭此耶。且能保護人不寡耶。於是聞者悅服。其鄰家有寡婦。欲嫁者。亦法此道。而克保厥終。所費者小。所全者大。人

胡不遵而行之

太白李大仙戒娶孀婦歌

婦改嫁可傷也。兒尚小女未大。我上車。彼挽駕事已成。車難下。教兒女回去罷。有老娘照看。我去後。勿相挂。再相逢。黃泉下車遙遙。隔斷話。兒女追。快如馬。回頭望。心如刮。到此時。有何法。恨無刀。將身殺。

柳老仙師忍氣三日訓

氣者惹禍之苗也。多氣之人。度量必狹。卽至親不能

容也。惟能忍之。斯足貴耳。嘗見一農家。兄弟三人。屢尋干戈。其後少者絕無間言。里人咸稱贊之。問其故。則曰。吾曩者將與兄爭。適承父命遠出行。時怒氣勃勃。誓以歸時發吾氣焉。至歸時。已三日矣。而怒氣竟消。歸無有。後又將與兄爭。適又承母命遠出。及歸時。亦三日也。而怒氣亦消盡。因悟前日之爭。特爲氣所使耳。豈真事有難過哉。至此每遇氣不平時。一念及此。而怒氣輒平。故不爭也。里人曰。子有忍氣法。何不

以告爾兄乎。曰吾始見兄爭。以爲兄之過。旣而思之。仍是吾不能盡弟道以感化之也。於是里人更敬服之。嗚呼人之相爭。特爲氣所使耳。豈真事有難過哉。凡世之好爭者。聞此言其首肯否耶。

土地孔大仙勉士爲善歌

諱毓理

富貴榮華誰不羨。金榜題名實罕見。縱有文章冠羣英。命中難與造物爭。奪命之人今有幾。空有才華何足恃。請看古來積善家。科第綿綿至今誇。人謂功名

皆有分。祖功宗德全不問。我謂功名總由人。人事奪天祇在心。不見今世富豪族。讀書八九困場屋。子弟庸庸無奇才。化盡黃金名不來。莫謂此人文章劣。筆墨雖巧亦成拙。欲教兒孫步月宮。忠厚傳家福靡窮。若有寸功望厚報。此念不免天公笑。爲善功名自有之。何爭來早與來遲。

咸豐七年歲次丁巳三月初三日降筆

柳老仙師知足歌

謹勸富豪族。凡事要知足。莫存貪婪心。得隴復望蜀。
請看貧窶家。幾輩受艱苦。我有千頃田。彼尙無寸土。
我有宅萬間。彼尙無居屋。我得被綾羅。彼竟無完服。
我得食稻粱。彼竟無餘粟。得爲富中人。莫非天眷顧。
子孫滿目前。快心又豈不。子孫無夭亡。更是平安福。
縱然不成名。見者亦羨慕。若有成名人。尤可光宗祖。
富貴得兩全。曾有幾門戶。不見薄命人。進退皆如谷。
卽有聰明兒。經書不得讀。卽有讀書郎。不免受窘蹙。

學業廢半途。仍然歸農圃。計其讀書年。不過三四五。
絕無作文才。空有識字目。日久字多忘。兩目竟如瞽。
家貧讀書難。我見亦酸楚。尤有困命人。子弟壽多促。
讀書將成名。一旦歸冥府。妻寡子又孤。雙親痛入骨。
命也竟如斯。我亦爲之哭。敢告世間人。莫妄祈天祐。
飽煖過平生。自是神保護。世有知足人。堪與聖賢伍。
知足自無憂。知足則不辱。今作知足歌。勸君宜熟復。
咸豐八年歲次戊午三月二十六日降筆

呂祖仙師論地動文

自開闢以來。天主動地主靜。其理昭昭也。天無不動之時。地自無不靜之時。茲何以靜者而忽動。且數動哉。或曰。此天使動也。或曰。此地自動也。而子曰不然。地之動也。乃人動之。乃人之心動之。何也。人身一小天地也。人心向善。則知止而有定矣。有定則能靜。能靜則能安。而神明守其宅。形骸安其體。耳目正其官。有順動也。無妄動也。有變動也。無搖動也。是人能致

覺世正氣錄
中而一身之天地位矣。然而人者，天地之心也。人之心，尤主宰天地者也。天地無心，以人之心爲心。人與天地自有相通之機也。一身之天地既位，而位上位下之天地有不位焉者哉。吾觀聖王之馭世也，一人建極，萬民歸化，朝野清明，天地和暢。其時爲君者仁，爲臣者忠，爲父者慈，爲子者孝，而夫婦而兄弟而朋友而師弟，莫不遵道遵路，而會歸其極。由是而天位乎上，日虧月蝕無聞也。地位乎下，山崩川竭無聞也。

嗚呼噫嘻，誠盛世哉。迄於今不然矣。天猶是也，地猶是也，而人情不古，風俗不淳，倫常不明，道統不延。居官者見利則動也，見義則不動，爲士者見名則動也，見善則不動，至於農人多倦，商人多詐，工人多狡，或宜動而不動，不宜動而動，皆動於邪而不動於正也。動於惡而不動於善也，不能任天而動，相時而動，安能動合自然，動罔不臧乎。嗚呼，人與天地一息相通耳。人既妄動，能禁地之動乎。能禁地之數動乎。吁，此

地動之所由來歟。且夫動之時義大矣哉。人之涉世也。私利之心則恐其或動。公義之心則恐其不動。地之動也。動人之良心也。動人之善念也。人當陷溺。既久。錮蔽已深。不動則良心不振。不動則善念不悚。不動則邪心生。妄念起。將流於禽獸而不覺。以故賢者克己。君子修身。誦詩讀書。常振動其心思焉。銘几勒盤。常悚動其志氣焉。至於王者治世。聖人在位。化民成俗。教令並行。循良者動之以德禮。頑梗者動之以

政刑。其有奸私隱慝。國法不及動也。則天動之。神動之。或動之以災難。或動之以疾病。或動之以雷霆。總以動其天良也。動其本真也。動其至性也。夫地之動亦若是焉已矣。顧或者曰。地陰物也。亦靜物也。陰極而靜。靜極而動。數也。運也。與人無關也。嗚呼。是鄙見也。是俗論也。是不知運數。而妄逞臆斷也。如謂數也。運也。則運數何代蔑有。何時蔑有哉。而唐虞之世。三代之時。何以不聞地之數動乎。且並不聞地之偶動。

乎。是知地之動也。非數也。非運也。乃人致之也。乃人心致之也。人能各自修省。各自惕厲。將見天得其清。地得其平。兩大安定。而萬物以育。由是以追唐虞三代。不難矣。奈之何人猶昏昏耶。

咸豐六年歲次丙辰三月二十九日降筆

何姑論七出文

甚矣。書之不可盡信也。不可盡信。卽不可盡從。如家禮一書。固世所奉爲典型者也。然載婦人七出之說。則不無可議者焉。夫七出者。曰淫。佚也。不孝也。竊盜也。妬忌也。多言也。惡疾也。無子也。此七者。無論男女。皆有犯者。男子犯此。不盡在可刑之例。豈女子犯此。竟盡在可出之條乎。如家禮所云。毋乃過矣。且悖乎天理也。實甚。拂乎人情也。實甚。夫天理人情。乃禮之

權衡也。制禮者能準乎理，體乎情。斯禮乃可從耳。以故淫者大惡也。男有此惡，罪不容逃。女有此惡，罪更難恕。其出也宜也。孝者順德也。不順父母，已負大恩。不順翁姑，更違大義。其出也宜也。若竊盜是賊婦也。室有賊婦，家道必索。不出何待也。若妒忌是悍婦也。家有悍婦，至戚成讐。不出何待也。至於多言而出，亦似乎過矣。然婦有長舌維厲之階，言而多也，則惟口興戎，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出之不爲過也。斯五者出

所當出，無所擬議也。出所必出，不容姑息也。然理無可解，固不可不出。而情有可原，亦不可遽出。而奈何有惡疾之出，無子之出哉。疾者人所共有也。疾而惡，又人所不幸者也。夫人有善惡，善者當賞，而惡者當罰，固也。然人有惡行而當罰，豈人有惡疾而亦當罰乎。且人有惡疾，宜哀矜之，宜憐恤之，待路人且應如是。况明明己之婦乎。卽曰婦有惡疾，足以染人，出之亦欲避其疾焉。然欲避其疾，豈無他術，而必出之者。

何故。且也。妻有惡疾。夫固能避之。若夫有惡疾。妻焉能避之。不惟不能避。或亦不忍避也。妻不忍避夫。夫竟忍避妻。無論理有不可。卽情亦何安。若以此出婦。吾恐爲天所惡。卽以惡疾報之。縱不得惡疾。豈復有人心乎。至於無子之出。更令人不可解矣。夫無子。豈婦人之所欲哉。無子之婦。而可出其無子之男。亦可去矣。而國家設法。何不聞有無子之刑耶。雖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無子者亦有罪焉。然此言乎。不欲有

子者。非言乎。不能有子者。若無子者。卽爲不孝。古來孝子。豈盡有子者乎。况無子者。非盡婦人之過也。世固有鬻喪其天。而元氣虛耗。終身不生育者。以此出婦。婦奚罪焉。且子之有無。視乎德行。婦人無子。安知非夫家之失德致之。失德者。正當積德。出婦而敗德益甚矣。安望有生子之期耶。嗚呼。七出之禮。流傳久矣。朝廷定爲律。閭閻奉爲法。吾亦安敢妄辯也乎。然此二者。實不能不辯也。如二者果無可辯。何以聞此

二者皆覺於心不安乎。蓋人同此心，卽同此理。天理良心，斷不容昧也。况此律定自漢代，原非聖人所制之禮，而朱子採之爲家禮，亦豈可盡從也哉。甚矣書之不可盡信也。

咸豐六年歲次丙辰十一月初三日降筆

何姑戒婦女降香文

可怪哉降香之人紛紛也。男子降香，旣不一而足。女子降香，更實繁有徒。吾不知果何望也。果何求也。得毋謂神能福人，非降香不能獲福乎。神能禍人，非降香不能免禍乎。噫，是誣神也。是謗神也。是以妖視神，以邪視神也。夫焉有神而無故福人者。焉有神而無故禍人者。焉有神而視香火，以福禍人者。蓋神福人，福其善也。神禍人，禍其惡也。善人不降香而福自獲。

也。惡人卽降香而禍不免也。夫如是亦何必降香哉。而女子更何可降香哉。夫女子之所重者莫重於有恥也。降香則無恥甚矣。以閨闈之人而遨遊於野寺。以窈窕之質而混雜於匪人。此無論其不能獲福。不能免禍。卽使福可獲。禍可免。而羞惡之心失。獲福亦不足貴也。免禍亦不足幸也。而降香者何昧昧耶。何營營耶。何妄自祈禱。樂爲諂瀆耶。諂瀆神者卽有福而福旋去矣。卽無禍而禍轉來矣。而猶欲獲福而免

禍也。毋乃愚甚。乃人不覺其愚也。卽有責其愚者。彼且責人之愚也。當其降香也。陳酒醴。薦馨香。焚紙帛。供服物。固欲獲福。固欲免禍也。不知至公者神。至正者神。豈愛爾酒醴。愛爾馨香乎。豈愛爾紙帛。愛爾服物乎。夫古今容有貪官。古今絕無貪神。神而若貪。將善者宜得福。而轉得禍矣。惡者宜得禍。而轉得福矣。顛倒禍福。難逃天譴。雖赫赫尊神。其不被雷擊者。幾何耶。其不遭火焚者。幾何耶。然則降香者可以悟矣。

可以止矣。乃不悟何也。不止何也。噫嘻。吾知之矣。蓋天下從正者少。信邪者多。而女子信邪更甚於男子。其降香也。實信邪也。信邪之由。多起於巫婆。巫婆之視病也。不曰外感。不曰內傷。而曰神作災也。神爲祟也。噫神而爲此。是好飲食也。是好財賄也。豈神也。而屑爲此乎。爲此者皆妖也。邪也。而妖邪所禍者。必非正人。必非良女。雖求救於神。神不能免其禍也。禍不能免。福焉可獲。而降香果何望焉。果何求焉。知此則

女子不可降香矣。而男子又惡可降香也哉。

咸豐六年歲次丙辰十月二十八日降筆

禮記卷之八
 卷九廣訓下
 三

鄒司四司戒殺牛文

諱豹

甚哉。天之生物。如此其備也。生無用者。以供人食。更
 生有用者。以供人役。無用者何。豕羊等類是也。有用
 者何。牛馬等類是也。而要其生無用者。正為物之有
 用者計。蓋無用者可殺者也。殺無用者。以養人。而有
 用之物。乃得保全其身。此天之微意也。而殺牛者何
 紛紛哉。夫牛也。亦與馬略等耳。牛耕田也。馬亦服駕。
 而何獨重乎牛。然馬之為物也。愛之者多。殺之者少。

故罪人之輪迴也。有甯爲馬。毋爲牛者。誠以牛之服勞也。倍於馬。而其厯劫也。更慘於馬。則凡戒殺者。不及於馬。而獨及於牛也。夫豈無說。且牛之肉也。食之者衆。牛之骨也。雕之者多。至於皮也。角也。尤多適於用者。其殺之也。誠利之也。顧吾謂牛之死也。其利少。牛之生也。其利多。試思我有田疇。因何治耶。我有菽粟。從何來耶。苟無牛。何有食。苟無食。何有人。顧於其老也。而殺之。可乎。或曰。人之養牛。用其力也。老而無力。可空食乎。曰。非空食也。是自食其力也。是自食其餘也。前日之食。不足酬其勞。今日之食。正可盡其年。不念其功。而遽殺之。於理不順。於情何安。而謂天能不降之禍耶。或又曰。牛不可殺。吾知之矣。若食者非殺比也。而胡亦戒之。曰。食者殺之根也。而焉得不戒。雖曰祭天用牛。祭聖用牛。而要之。非耕牛也。且我豈天聖比耶。而焉得食之。若牛之小者。雖未耕也。殺而食之。罪尤甚矣。

力可空食乎。曰。非空食也。是自食其力也。是自食其餘也。前日之食。不足酬其勞。今日之食。正可盡其年。不念其功。而遽殺之。於理不順。於情何安。而謂天能不降之禍耶。或又曰。牛不可殺。吾知之矣。若食者非殺比也。而胡亦戒之。曰。食者殺之根也。而焉得不戒。雖曰祭天用牛。祭聖用牛。而要之。非耕牛也。且我豈天聖比耶。而焉得食之。若牛之小者。雖未耕也。殺而食之。罪尤甚矣。

咸豐八年歲次戊午二月二十六日降筆

此處文字極其模糊，似有「...」等字樣，但難以辨認。

柳老仙師戒打牛文

老牛爲爾耕田。力量豈能一般。牛身有大有小。使牛之人當憐。春日深耕乾土。朝晚不得有閒。睡來芳草小地。主人力打一鞭。夢中不得自遂。醒來豈能再眠。通身筋麻骨軟。自得用力向前。來到地頭稍住。主人罵他不賢。犁杖順隴挖去。土塊尖而又尖。一旦被泥滑倒。忍疼不得訴冤。可憐一鞭打起。滿眼流淚成川。欲住主人不讓。又說他是懶犍。地隴過來過去。此時

難也不難。老秋禾稼皆熟。用力又去拉山。主人說多拉些。老牛聞之心酸。不是不願出力。只怕力量不堅。有心欲少拉些。可惜有口難言。此時卽欲不拉。恐討主人之嫌。秋雨滿路皆水。一步一箇深灣。不幸打了一誤。急得眼淚漣漣。卽欲將車拉起。只恨力不能堪。卽欲將車誤住。頭上難對青天。此時有何妙算。難求大力神仙。主人理也不理。只顧打罵心歡。人力不能相助。前路一望無邊。望得到家不遠。急得吐氣如煙。

到家雖然不遠。車起不知何年。主人恨入骨髓。楸靶又打膀肩。打得腰斷不管。而且罵萬罵千。幸而將車拉起。前半又是水泉。一誤難免再誤。光景仍如前然。不久到了場圃。難得草料頻添。剛把禾稼卸了。回頭又到陌阡。仍照舊路行去。打誤難保幾番。禾稼不肯載少。而且添上二三力。輕禾稼愈重。使得滿口流涎。主人言笑不住。老牛難說苦甘。打得皮毛沒有。只得眼淚雙含。老牛有何大罪。農夫皆是很男。強說打牛。

罪小不與殺牛同看。更說打牛無罪。打死我也無愆。豈知牛雖畜類。天子不敢傷殘。若教爾變牛像。打爾豈能心安。若打一鞭不疼。十鞭八鞭相連。少打不覺爲苦。多打心中不甜。不甜人也是打。那管兩眼亂翻。若知此般苦楚。打牛莫謂美談。牛嬾非不可打。只要輕重相兼。老牛若不重打。可保福祿綿綿。老牛若也重打。死後牛鬼來牽。不是小仙胡說。農夫當讀此篇。咸豐五年歲次乙卯十一月初五日降筆。

呂祖仙師戒打狗文

謹勸世人莫打狗。打狗之家難長久。天生狗兒在人間。千門萬戶命他守。夏暑冬寒不辭勞。百般辛苦都能受。無知常報主人恩。此物豈是尋常獸。狗兒原来看家奴。不離房前與屋後。若有盜來竊主財。一聲吠去都奔走。主人不醒賊又來。失盜反說狗之咎。狗兒屈情不能言。主人嘲罵也得受。雖被嘲罵不記讐。主人有難他必救。古來多有狗兒塋。祇爲救主功不朽。

狗兒更不嫌主貧主爲乞勾也隨後貴門富戶都不戀常在主人身左右他爲主人出力多主人何忍食其肉奈何世有負心人竟而忘恩不如狗狗兒報主本有功主人竟忍下毒手千方百計引他來搖尾乞憐仍如舊一旦驚奔不能追引繩又假小兒手小兒生來性本慈何故陷入殘人偶此事司命奏天曹不罪小兒罪老叟請看狗兒被執時哀鳴如言無人救老天見此實傷悲罰他來生也變狗更罰今生不遂

心被盜之事常常有人不打狗福綿綿人不食狗福更厚我今降乩普告人一切居家莫打狗

咸豐五年歲次乙卯七月二十九日降筆

竈神孫大仙勸世文
諱如山
 家之有竈神猶村之有土地也。要莫非察人之善惡耳。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豈敢徇私乎。乃世多愚人。不知神道至公。怨神者有之。欺神者有之。其怨者曰。我為善。而何以不獲報也。其欺者曰。我作惡。而未必果有報也。嗚呼。何其昧也。夫人道甚邇。而天道甚遠。為善而無報。豈真無報乎。報不在眼前。而在三年後也。作惡而無報。豈果無報乎。報不在目下。而在三年外。

竈神孫大仙勸世文

諱如山

家之有竈神。猶村之有土地也。要莫非察人之善惡耳。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豈敢徇私乎。乃世多愚人。不知神道至公。怨神者有之。欺神者有之。其怨者曰。我為善。而何以不獲報也。其欺者曰。我作惡。而未必果有報也。嗚呼。何其昧也。夫人道甚邇。而天道甚遠。為善而無報。豈真無報乎。報不在眼前。而在三年後也。作惡而無報。豈果無報乎。報不在目下。而在三年外。

也。知此則不必怨神。不可欺神。而自當堅心爲善矣。而自當用力去惡矣。奈何爲善者少。爲惡者多。任意橫行。不知改悔。祀竈之日。猶默祝曰。上天言好事。莫要說閒非。豈知惡已到頭。神能恕爾乎。譬如罪人在案。官能徇情乎。且居官者猶多貪財。而神則絕不貪財。既不貪財。豈肯徇私。而爲惡者。焉能無報耶。知爲惡者有報。則知爲善者。亦有報矣。信乎神之不可欺也。信乎神之不可怨也。而惡人可以止矣。而善人可

以興矣。勉之。勉之。勿灰心。老天最公。不負人。天不知。兮。我必報。後來自自有福星臨。

咸豐六年歲次丙辰十二月二十三日降筆

此段文字極其模糊，似有「...」等字樣，但難以辨認。

丁祖仙師仙聖歌

諱令威

首一段是案

誰家老叟顏如童。杖履逍遙兩袖風。散步樂融融。忽

然得道入清空。誰家老叟體龍鍾。自說無緣會赤松。

此段束上起下

生死兩任從。骨葬青峯仙客品。無雙登真志未降。高

此一段微實是斷

人樂道化家邦。安命非愚。慈孝仲何所。司陰陽。兩王

持。

玉皇

大帝奉為師。俎豆千秋比仲尼。仲尼道巍巍。佳士三

此開下四段

千任指揮。車馬日如飛。欲求天下肥。仙聖兩家各有

書妙化此間儲把卷誦徐徐一點靈臺畫不如有意此言

到蓬壺但恐善念無鍊丹化汞總糊塗枉費工夫漢明上段

武求仙兮自信位尊天可躋玉樓名不題可憐帝王此言作聖之道

心術迷聖賢本吾儕可為堯舜人人皆善是懷作聖申明上段

有其階曾子非俊才尼山斯人傳道來狂簡未能裁此段合為亦束上起下

宗聖獨賢哉神聖原來是一人俱不染紅塵天上人此一段申寫分承上段

間若比鄰何分主與賓羣仙嘯傲九霄雲宣化何殷

勤神道設教推老君道德真經聖賢文三教重儒門

仙佛六經未曾論亞聖言可尊聖不可知神道存仙此言仙聖皆可學

家學道非異端世人多誤看士子學仙亦不難心即此言仙聖皆有利益於世

金丹休說神仙好清閒名教無關休說聖人勞塵寰此言學仙聖當用功亦束上起下

不如世外列仙班學聖與學仙全憑一點好心田老此言真仙難學

而壯兮窮且堅功到成自然真仙有骨體飄飄不假此言心

修為步九霄仙骨難強邀祇有明心路一條莫教心此言心

塞茅快把俗緣拋四海名仙皆吾交宛然同胞去世此言

歸天曹魂魄亦何豪乘鸞駕鶴九天高功名勝占鼈死後成仙

此言至聖難孝

古來聖人本無多生知更幾何希聖之道豈有他養

此言心善即聖

心自能致中和最怕念頭差掃除靡麗與紛華聖賢

此言聖與仙同

亦爾嘉方寸渾如玉無瑕登廟廊樹綱常心廣體胖

此言仙不論壽

樂無央快活勝到白雲鄉仙人自有情何必論長生

此言聖人不論形

狐黃邪物亦成精壽與化工爭聖人不論形先師五

此言仙亦

陋生而靈陽貨實頑冥貌似孔子心逕庭仙亦愛親

有情破俗論也

朋一談一笑皆勸懲有志同飛昇雲路難登遼陽州

說上段現身說法

化鶴秋滿目纍纍皆荒邱惹起小仙愁小仙心用情

此言仙家欲

人學聖

似海深作聖望儒林儒林誰是我知音此地愛清談

地宜化

申說上段隨

文情筆下耐禪機雖妙不須參好把聖教諳仙聖兩

此段歸

重學聖重人道也

無嫌品到聖人仙亦兼仙不如聖非自謙學聖莫遲

此言聖不學仙正大之論也

淹自修嚴但欲俗情芟孔孟登仙轉落凡蓬萊仙子

笑且讒

咸豐八年歲次戊午二月初二日降筆

旁批文昌帝君加

柳老仙師長樂歌

首段言人當及時行樂一章之宗旨也

人生斯世有何功。滿目蕭條萬事空。酌酒桃花紅道。

此言為仙無甚可樂

遙常攜兩袖風。當年子房雖從龍。臨終不過會赤松。

此舉不樂之景作一反勢

湛湛朝露濃。獨提寒筇冷雨敲。紗窗淒涼對銀缸。一

此舉不樂之人承上說

夜不聽花間。龙戶外水淙淙。愁人當此時。眼盼鳳凰

入。

池岳陽樓上欲題詩。窗外風聲冷竹枝。故人何不歸

思故人也承上末句轉出此言不樂者

惹恨春風頻入幃。秋雲蘭草辭冬雪。梅花肥高人乘

樂者有真情也承上轉入正位

興忘讀書。月下獨騎驢。梅花嶺上鋤。天外清風來徐

此欲求樂境想到歸隱

徐月冷洞庭湖。世外有人呼吾欲歸兮。嗟長途高臥。

此亦上段之意。三段皆月下之意。樂

白蘆月影草堂低。花間夜半子規啼。世人皆醉兮。扁

此勸世人宜早行樂

舟江上效范蠡。勸君須放懷。不日白骨紅塵埋。同吾

此承上而暢言之。末二句仍照隱者

儕逍遙到處皆。莫效杜鵑哀。人生世上幾何哉。白衣

說此舉常人不能樂者以喚醒之

送酒來談笑共徘徊。不見天下碌碌人。能活幾青春

此舉豪貴不能樂者以

宵來尚未及清晨。雙鬢白如銀。古來多少英雄羣。回

喚醒之此下

首去紛紛。歷代爭戰何殷勤。帝王基業成荒墳。夜月

多借為客者寫出不樂之意是題之反面

挂城門砧聲遠。出黃葉村。孤客驚夢魂。冷夜蕭條淚

欲吞江邊楓葉染。霞丹漁翁把釣竿。征客下馬茅店

上段言征客思閨人而不樂此段言征客感路

寒。嬾解金鞍無情。月色空閒閒。斜依南山夢裏故鄉

景而不樂此言日遊帆中亦不樂寄鄉飲酒

忽忽還忽聞鼓角出重關。羸馬走橋邊。傷心空對他

亦不樂此一段言征途

鄉天醉後狂歌鹿鳴篇。遙指寒城煙。一路晚景何蕭

之景况正是所以不樂處

條雪花。歷亂落重霄。前渡何人招縷縷。寒雲鎖小橋

上段是冬時景况此段是春時景况

獨戍長安郊。鶯梭柳外拋。春歸曠野綠楊稍。鳥聲咬

此因為客不樂而生壯懷

咬題詩。厭細毫投筆。摩輕刀。何人慷慨志氣高。憑軾

此勸為客者念故鄉之樂

解戰袍。勸君莫要喜。奔波光陰能幾何。題名金榜髮

將○此以落花○此為客之不樂是○點醒語○將○此因○看月○想到故○

葩昔時雖堪嘉霜到寒園枝空斜夜月涼思故鄉朝

來明鏡兩鬢霜懶看秋菊半庭荒遠塞一雁聲長天

北斗橫乘槎夜半到蓬瀛江湖月正明山水幾處青

斜風細雨滿洞庭瑟聲何處聆小舟孤客夢初醒深

夜寒煙凝看月江邊坐石棱波浪見層層都結寒冰

盪扁舟將何求天地蒼茫一水鷗斜月挂高樓滌塵

襟仙境到處尋忽行綠竹林有人獨自奏瑤琴秋風

上言○求隱者之樂○境此言為隱者之樂事

冷玉潭蛟龍睡正酣與君同攜紫竹籃好把驪珠採

東林月纖纖桂枝暗藏白玉蟾清風穿過水晶簾高

臥學陶潛立雲巖細雨溼輕衫海外逍遙一錦帆纔

知仙境獨超凡

咸豐五年歲次乙卯十一月二十日降筆

旁批柳仙自加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逍遙仙記

凡事皆天定。而今始信焉。余也莅紅塵。勞勞三十年。
今為呂祖顧。度為逍遙仙。此事雖偶爾。其中有機關。
世莫知其故。余且述末顛。溯昔降生時。呂祖曾有囑。
攜余至金邑。命余下界顧。謂此金邑中。有鄉驛城堡。
鄉有害人家。曹凱之後緒。厥有衝霄公。為人殊凡俗。
光明而正大。仁慈而嚴肅。一生德可嘉。不忝其先祖。
本是天上神。今日莅凡土。與爾實有緣。爾可呼為父。

又有東池仙降生劉氏族爲人亦非凡一生德可錄
聰明而慈惠孝敬而貞淑雖爲女流人其性好誦讀
與爾亦有緣爾可呼爲母他日爾之妻乃爲馬氏女
彼亦東池仙爲人有可取入世已二載應爲爾之婦
爾壽三十年歸天期莫悞讀書早成名雲路莫貪步
他日余訓世降乩此門戶限期爲三載著書約十部
爾可職吾事欽哉命勿辱余之生也異稟性頗如癡
無思又無慮不識亦不知凡事率乎性質而無文辭

世事不經心惟知寒與饑同胞共四人余乃居行一
次第名鶴齡爲人殊凡類三弟名文齡爲人有遠志
幼弟名長齡爲人有高致余雖非賢兄諸弟皆賢弟
事余能致恭凡事代余役故余此一生未曾執一事
年當六七時曾見真仙像遠望有神翁端坐白雲上
宛爾自撚鬚飄然披仙氅須臾乘雲去隱聞仙樂響
驚疑而告人人皆以爲妄今乃明其故本是呂祖降
特來垂眷顧盼余及年長及長從師讀性頗不愚頑

讀書有淫癖。發憤忘食眠。父兄謂余才號。余曰靜庵。名余曰鵬齡。字余曰徒南。二十遊泮水。乃忘呂祖言。騁志青雲路。月桂欲高攀。孰知命已定。終不可踰越。呂祖之安排。畢竟未嘗拙。咸豐乙卯歲。余從王公學。王公近海居。館在海邊設。是歲海寇多。逢鄉必劫掠。同人皆驚惶。余亦心畏怯。乃同堂弟岱。告歸避禍劫。時當盛夏日。暑盛懶讀書。在家無一事。逍遙且閒居。及至孟秋時。人稱海寇無。余欲復從師。但未知實虛。

因請乩仙決。呂祖忽責余。謂余非智士。不知保身軀。此時寇雖去。異日不來乎。欲立巖牆下。此心何太愚。而且求功名。更非聖門儒。讀書希聖賢。豈爲功名圖。求名而忘身。難與聖賢俱。余也聞是言。恍然若有悟。功名心全無。回首青雲路。矢志敢實行。惟恐觸神怒。因而屢請乩。請乩卽呂祖。呂祖愛夜談。夜深尙不去。且命常扶乩。閒語不妨敘。當時余暗疑。不知是何故。八月下旬中。余又扶鸞箕。鸞箕忽大動。其聲響如雷。

大書呂純陽今番奉旨來。

上帝特勅余到此立乩臺。今後余宣化降乩此書齋厥惟爾鵬齡扶乩可三暮。

帝命其勿違欽哉。又欽哉。且曰此大事。汝尙好爲之。人心由此正。世教由此維。蓋爲今之世。世道人心衰。將來生禍亂。

上帝動悲哀。故命余訓世。救此衆蚩蚩。自是余乃悟。呂祖早有心。前日苦責余。非欲余保身。恐余復從師。扶乩

未有人。且曰可常扶。亦乃暗伏根。人必好乩事。乩事乃可任。命余常扶乩。欲余好之深。於是三年內。余若出紅塵。日與諸仙接。儼然玉若賓。咸豐戊午秋。三年期已滿。著書百餘篇。余分爲十卷。名覺世正宗。所言皆勸善。八月將晦日。呂祖復降案。自謂三年期。光陰本非短。但此書已成。吾欲細檢點。復加三月期。告成尙未晚。乃至三月盡。未曾一修贊。卽或有疵瑕。亦不爲之翦。當時余竊謂此本真仙傳。惟冀人奉行。不求

文工典孰知此中機。世人莫處測。校定神仙文。其任本在我。臘月癸丑日。余也病大作。病勢雖未危。陽症得陰脈。及至己未日。奄奄氣已絕。恍若有神人。引余至一宅。入門見一人。飄飄神仙容。余乃恍然悟。此人曾識得。當日降生時。與他有期約。蓋卽余之師。純陽呂祖也。呂祖忽謂余。爾今歸天可。自今爾降乩。訓文爾斟酌。可增者卽增。可削者卽削。但爾家中人。傷爾遽分捨。爾且暫還陽。善辭以慰藉。是夜余復生。家人

皆驚愕。余乃勸父母。莫爲兒悲切。兒今成神仙。何異仕宦者。何況仕宦兒。人生容易獲。兒列神仙行。世間誠落落。馬氏亦莫悲。安命守貞節。人生誰無死。不必傷離別。何況余之死。仍然如生活。形雖歸荒址。神常在故舍。家事皆見聞。家人常迎接。不過形未見。豈眞成沒沒。呂祖更命余。訓文仔細閱。嗣後余降乩。言語又能說。余亦能教兒。開化其愚拙。余亦能孝親。解順其憂樂。此與生何異。不過陰陽隔。家人聞余言。悲傷

心全釋。余亦心坦坦。不以死爲戚。慨然發長歌。歌曰。今已矣。人生天地間。營營緣底事。前此三十年。乃余降生日。今日歸天去。光陰一瞬息。始信死歸也。生也。乃吾寄。既寄誰不歸。何必問年紀。恐有鄙見人。謂余非端士。扶乩爲祟。擾所以少年死。或有寡見人。謂天無知識。有此德行人。爲何早年逝。嗟乎如是者。其愚何若此。扶乩誠多邪。未聞邪訓世。善士皆不天。應無顏氏子。今撰辭世歌。世人莫輕議。臘月丁卯日。余乃

復歸天。歸天見呂祖。呂祖動歡顏。謂余勤勞矣。此後樂盤桓。永世不降生。逍遙無事仙。天上自跨鶴。人間常飛鸞。任爾家鄉中。日日盡笑談。除夕期將屆。余遂還故鄉。降乩慰家人。家人喜洋洋。談笑生前事。儼然猶未亡。正月旣望日。奉旨定文章。因此常降乩。談笑讀書堂。亦嘗有著作。垂訓化家邦。亦嘗有勸懲。教我子弟行。嗚呼此命也。安排何其神。生我以扶乩。死我以修文。今述死生由。敬告世間人。

咸豐九年歲次己未三月初三日清明日降乩撰

平政司訓和九命多安其河其麻生其以對山其
蕭香堂衣管有善事垂瞻山家朕衣管有博慈慈
餘未寸五民親望日奉旨或文章因此常對山其
數始與到山爆案人案人喜善善始與主請專謝
常須發丑爾案縣中日日盡矣精創父與孫其
樂益益永世下利坐成發無事山天士自到歸人
實親天融天良呂脈呂脈博博願爾余健後矣此

附曹公家訓

序

曹君善士也持身耿介有古人風鄉中孺婦皆敬憚
之其教子也壹以樸實為尙常引刻薄成家理無久
享之語戒之誠所謂忠厚傳家者也謝世之後名註
仙籍蓋數十年於茲矣乙卯之歲

玉帝

勅余救劫乃於其家置乩臺焉歲至丁巳曹君降乩
著家訓一篇筆古情深有典誥風氣余閱之因作律

詩相贈。蓋余與曹君有賓主之道焉。贈以詩情也。義也。且使千載後知余在其家宣化云。丁巳曹君制帖。咸豐七年歲次丁巳正月十一日純陽降筆。

七律四首

其一
生前品行儼如神。今列仙班自有因。心地聰明空世界。性天正直貫星辰。才高每把先機決。膽壯頻將俗子瞋。從政由來推達果。此公不愧

玉皇臣

其二

從事玉霄等列仙。生前智慧本超然。岐黃學業端推首。元白才華可比肩。尊信格言成晚志。精通韻語得真詮。而今已作瀛洲客。自覺聰明倍往年。

其三

宣化頻番返故鄉。何愁世界隔陰陽。提撕後輩儼如在。髣髴前身猶未亡。仗我乩箕抒素志。勝他心事托

覺世正身省心經
黃梁休言陳迹都忘卻。尙記當年追遠堂。
其四

燈燭光華滿一庭。先生此夕顯英靈。堂前揮灑神仙
字。几上存留道德經。羨汝飛鸞親教子。笑他化鶴僅
傳丁。從今遺訓千秋在。後嗣頻年溯典型。

序
余生前行醫客耳。學問一道不甚通曉。雖稍解韻語。
亦未始拈筆爲之。何遽敢垂訓也耶。不意筆墨無緣。

而文章有數疇。昔之夜呂祖召余。余不知何事也。及
至府下。乃有文事之囑。余聞之駭然愕然。惕惕不敢
承命。而呂祖故迫促之。且曰。家有乩臺。理應降乩。王
人翁何拘甚也。余也固辭。弗獲。遂不揣固陋。著爲家
訓一書。辭雖淺近。意則深至。然非敢訓世也。惟冀子
孫數典不忘云爾。

咸豐七年正月朔日。文神曹世顯降筆本宅追遠堂
家訓

卷九廣訓下
三
余值元日。屢感年華。身雖謝世。心未忘家。飛鸞孔亟。寄語無涯。默施教誨。不勝咨嗟。汝曹敬聽。其勿誼譁。緬彼柏廬。曾有家訓。立法維周。用心克慎。自著格言。允稱正論。溯我生平。維茲尊信。故至晚年。家聲稍振。嗟哉後輩。勿忽舊章。先民是則。古訓莫忘。心惟中正。法尚善良。家風盡美。家道斯昌。果遵此訓。事罔不臧。念厥先人。克勤克儉。艱苦備嘗。饑寒苟免。爾不劬勞。福難悠遠。惟奢是崇。乃貧之漸。凡我子孫。各宜黽勉。

居家要務。惟讀惟耕。詩書淑性。菽粟養生。被其教訓。供我粢盛。光宗耀祖。納稅輸徵。惟此二者。取精用宏。有若齊家。首重教子。欲爲張公。宜法竇氏。訓以義方。約其行止。子孫不才。富貴何美。敗產傾家。大都坐此。家有讒婦。維厲之階。若聽私語。必薄孔懷。倫常道外。骨肉情乖。生者離散。死者悲哀。嗟爾小子。尙其儆哉。家有惡風。首在賭博。足壞良心。能釀大惡。正務日荒。生計日薄。家產凋零。家人落泊。惟盜與淫。皆由此作。

家。有。牛。犬。倍。當。惜。憐。牛。耕。田。畝。犬。守。門。關。力。爲。誰。出。
財。爲。誰。看。惟。物。可。憫。與。人。同。患。食。且。不。忍。殺。之。何。安。
今。立。家。規。僅。此。數。事。苦。具。婆。心。惜。多。漏。義。惟。古。是。循。
其。道。乃。備。謹。誌。吾。言。遠。流。後。裔。子。子。孫。孫。永。懷。無。替。
七律四首

述懷

虛。度。光。陰。七。十。秋。那。堪。往。事。一。回。頭。行。醫。到。處。人。情。
熟。療。病。歸。來。夜。色。幽。絲。竹。寫。懷。愁。自。解。奕。棋。消。悶。客。
頻。留。觀。書。已。罷。心。常。渴。前。度。茶。樽。猶。在。不。

訓家

回。首。當。年。萬。事。空。兒。孫。相。對。樂。融。融。合。家。得。佩。何。姑。
訓。後。嗣。常。披。呂。祖。風。孝。友。能。遵。天。自。保。賭。淫。不。犯。福。
無。窮。汝。曹。皆。有。三。生。幸。莫。負。神。人。布。化。功。

勸里

降。乩。三。載。意。何。深。親。友。當。存。向。化。心。碧。落。諸。仙。皆。勸。
善。紅。塵。自。古。少。知。音。天。曹。所。取。惟。忠。孝。冥。法。難。寬。是。

賭淫易俗移風神澤遠文章四境盡謳吟

論亂

世人不必贊仙家。蕩蕩神功豈有涯。寶訓光明輝日月。眞經爛熳結雲霞。談天難對籠中鳥。語海反疑井底蛙。一片婆心誰得解。空教血淚灑橫斜。

附馬文神家訓

余乃背生子。並無弟與兄。小心事寡母。稱孝有微名。去世證仙果。寒暑已頻更。今日垂家訓。兒輩莫看輕。約舉數條事。勸戒有深情。家有切近災。賭博居第一。賭則有奇窮。傾敗在瞬息。賭者無好兒。匪徒由此出。熟復戒賭箴。懺悔誠當急。嚴管子若孫。勿將此道習。家人要清潔。不可遊倡門。遊倡殊失德。親朋不我尊。交接煙花女。結髮必無恩。嫖淫廢正業。家法又何存。

以此爲風雅。心下更昏昏。至於鴉片煙。本是毒人藥。食之損眞陽。可嘆人不覺。精神暫崢嶸。肌肉日瘦削。欲求延壽方。此味莫咀嚼。若有大煙兒。豈但守貧約。如有勞酒者。家規亦不良。沉酣多誤事。喧鬧大不祥。飲多而食少。年壽更難長。請看酒中客。多以此疾亡。可囑兒孫輩。勿令迷醉鄉。貴賤總由天。不必談風水。心安宅自安。心美地自美。移門妄費神。遷墓徒驚鬼。毀宅多招災。停棺尤有罪。我信術人言。而今乃知悔。

居家好訟獄。神鬼不平之。老子剛強過。必生柔弱兒。倚勢欺人子。子復爲人欺。冤讐永不絕。憂恐常相隨。忍耐以積德。自有老天知。有若寡居人。待之宜加厚。萬苦與千辛。此情要參透。有過勿輕暱。不論姑與舅。善待所遺兒。要如親父母。亡人心自安。婦亦能永守。家有無賴子。多因未讀書。耕田不努力。豐歲亦無餘。童蒙宜善訓。莫誤好居諸。薄田勿荒廢。亦有儋石儲。力耕兼苦讀。即可顯門閭。今夕余所云。皆是平善道。

誨爾誠諄諄聽之勿藐藐不求功善多先求過失少
祖訓可謹遵權作傳家寶汝曹其敬聽勿惹先人惱
咸豐八年正月初旬文神馬成龍降筆本宅樂善堂

此處文字模糊，似有「...人...」等字，但難以辨認。

附孔文神訓鄉文

吾聞不能正己者未有能正人者也不能淑身者未
有能淑世者也余也不才未能端品立行爲一鄉之
善士而乃遽赴冥路憂及萱堂苟非罪深孽重何以
至此今雖儼然文神也返躬自問抱愧正多耳其何
敢垂訓而教人顧不敢訓者勢也不能不訓者理也
前夕呂祖命余曰令節將屆子可歸矣省親之暇宜
訓鄉也余曰老母尚在也余何訓之有呂祖長吟曰

父母之前不尙文。移風易俗又憑君。訓鄉但自行方便。何必拘拘禮所云。又曰。孔子居鄉恂恂如化。人不必在詩書。君家祖德誰能及。勸世文章可廢諸。余聞此言恍然悟曰。先生教我矣。敢不承命。但弟子生於鄉。習於鄉俗之美惡。貿然莫辨。願先生有以示之。呂祖曰。向陽金郡之大邑也。科第不絕。仕宦相接。美哉鄉乎。但人多賭博。多爭鬪。多奢華。多狂放。四者宜亟改之。賭博不止。汝鄉。汝鄉實文人之數也。文人賭。則

人人皆賭士也。逢場作戲。已失文雅之風。而農工商賈。直效尤而作孽矣。可勿戒哉。爭鬪不止。汝鄉而汝鄉。殆尤甚焉。夫一邑之中。非親卽友。因小忿而結大讐。可乎。况父子之親。兄弟之近。尤天倫所在。汝鄉之人。犯上者紛紛也。可勿戒哉。汝鄉半貧人也。以云奢華。似乎無據。然吾嘗見見聞聞矣。家道充足者。尙知節儉。而家道窘急者。不計度支。無則自傷。不足有則不留有餘。且自托於達觀。而子孫凍餒不免也。可勿

戒哉。汝鄉半士人也。檢束者少。狂放者多。蓋習氣使然也。家人閭里。嘻嘻成風。和則和矣。無奈知和而和也。可勿戒哉。言畢。余惕然愕然。唯唯而退。柳仙師送余曰。爲神而至文神。顯職也。得道而歸故鄉。奇遇也。此其間有數存焉。非人之所能爲也。自今以往。呂祖不來。小仙罕到。先生降筆。悅親戚之情話可也。咸豐八年五月初旬。文神孔傳。蠡降筆。向陽鋪本宅撰。

總批

訓而曰廣。蓋載籍博。著作富。且欲盡天下後世之人。而無一不在所訓中也。閱歷周乎世故。言辭中乎人心。其談理也。則同條共貫。皆根本於聖經賢傳也。其論事也。則別類分門。可渾括乎諸子百家也。今彙集是編。披沙揀金。集腋成裘。如遊玉府而泛珠船。眞所謂美不勝收。目不給賞者也。海內君子。讀廣訓者。苟於觸事類情之際。忽興改過遷善之思。從此作陰隲。

259
3150

事開方便門而延慶積福何莫非得之於廣訓中也。
廣訓蓋可忽乎哉。

咸豐八年歲次戊午八月中旬純陽弟子柳圭降筆

廣訓蓋可忽乎哉。咸豐八年歲次戊午八月中旬純陽弟子柳圭降筆

